

Oscar Short Set III



《纯真年代》，普利兹文学的经典纯情小说，同名电影获第 66 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等 7 大奖 / 《沉睡谷》，19 世纪著名小说家华盛顿·欧的悬疑恐怖代表短篇 / 《可能成为国王的人》，英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鲁德雅德·吉卜林作品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人气导演

薛晓路

北电系主任

黄丹

联袂力荐

[025]

导演副题版

奥斯卡经典短篇集III

(美) 伊迪丝·华顿等 ● 著 孙牡丹等 ● 译 何亮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奥斯卡
经典文库

[025]

Oscar Short Set III

奥斯卡经典短篇集Ⅲ

(美) 伊迪丝·华顿等 ● 著 孙牡丹等 ● 译 何亮 ● 丛书编辑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奥斯卡经典短篇集. 3/(美)华顿等著; 孙牡丹等译.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

(奥斯卡经典文库)

ISBN 978-7-5656-2507-7

I. ①奥… III. ①华… ②孙…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世界 IV.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13375 号

AOSIKA JINGDIAN DUANPIANJI III

奥斯卡经典短篇集 III

(美)伊迪丝·华顿等 著 孙牡丹等 译

责任编辑 刘志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25 插页 4

字 数 185 千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总序：电影的文学性决定其艺术性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的能力，曾有人将剧作者分成两类：一种是“通过他的文字，读剧本的人看到戏在演。”还有一种是“自己写时头脑里不演，别人读时也看不到戏——那样的剧本实是字冢。”为什么会这样，有一类人在忙于经营文字的表面，而另一类人深谙禅宗里的一句偈“指月亮的手不是月亮”。他们尽量在通过文字（指月亮的手），让你看到戏（月亮）。

小说对文字的经营，更多的是让你在阅读时，内视里不断地上演着你想象中的那故事的场景和人物，并不断地唤起你对故事情节进程的判断，这种想象着的判断被印证或被否定是小说吸引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作者能够邀你进入到他的文字中与你博弈的门径。当读者的判断踩空了时，他会期待着你有什么高明的华彩乐段来说服他，打动他，让他兴奋，赞美。现实主义的小说是这样，先锋的小说也是这样，准确的新鲜感，什么时候都是迷人的。

有一种说法是天下的故事已经讲完了，现代人要做的是改变讲故事的方式，而方式是常换常新的。我曾经在北欧的某个剧场看过一版把国家变成公司，穿着现代西服演的《哈姆莱特》，也看过骑摩托车版的电影《罗密欧与朱丽叶》，当然还有变成《狮子王》的动画片。总之，除了不断地改变方式外，文学经典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像一个肥沃的营养基地

一样，永远在滋养着戏剧，影视，舞蹈，甚至是音乐。

我没有做过统计，是不是 20 世纪以传世的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比例比当下要多，如果这样的比较不好得出有意义的结论的话，我想换一种说法——是不是更具文学性的影片会穿越时间，走得更远，占领的时间更长。你可能会反问，真是电影的文学性决定了它的经典性吗？我认为是这样。当商业片越来越与这个炫彩的时代相契合时，“剧场效果”这个词对电影来说，变得至关重要。曾有一段时期认为所谓的剧场效果就是“声光电”的科技组合，其实你看看更多的卖座影片，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我们发现了如果两百个人在剧场同时大笑时，也是剧场效果（他一个人在家看时可能不会那么被感染）：精彩的表演和台词也是剧场效果；最终“剧场效果”一定会归到“文学性”上来，因为最终你会发现最大的剧场效果是人心，是那种心心相印，然而这却是那些失去“文学性”的电影无法达到的境界。

《奥斯卡经典文库》将改编成电影的原著，如此大量地集中展示给读者，同时请一些业内人士做有效的解读，这不仅是一个大工程，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从文字到影像；从借助个人想象的阅读，到具体化的明确的立体呈现；从繁复的枝蔓的叙说，到“滴水映太阳”的以小见大；各种各样的改编方式，在进行一些细致的分析后，不仅会得到改编写作的收益，对剧本原创也是极有帮助的，是件好事。

——资深编剧 邹静之

主编的话： 跟随文学人物走进各种 各样的命运险境

能参与《奥斯卡经典文库》丛书的编辑工作，我感到特别的荣幸和高兴。说实话，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不仅给我，也给我们整个编辑团队带来了莫大的兴奋感。

兴奋之一：这是国内首次以大型丛书的形式出版经典电影的文学原著，这无疑是奉献给广大读者的一场阅读盛宴，我们相信无论何种口味的读者，都会从这套丛书里找到自己的最爱，甚至找到陪伴自己一生的精神伴侣。

兴奋之二：我们选择的书目全部是奥斯卡奖得奖或者提名的电影原著。奥斯卡本身就是全球最值得大众信赖的品牌之一，在奥斯卡异常严格的选拔标准下，这一批电影原著小说的艺术质量，还有部分原著是第一次出中文版本，我们之前也并未读过，但读过之后，深为震撼——世界一流的小说确实能带给人直击心灵而又妙不可言的独特感受。

兴奋之三：这套丛书让我们重新认识了文学原著和电影作品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小说，没有看过电影；而有的作品我们只看过电影，没有看过小说（后一种情况更多一些）。于是在编辑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补课，将同一故事的两种艺术形式尽量都补看完整。补完课才发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关系真是太有趣了——电影或者因为时长所

限、或者因为视听特性的发扬、或者因为求新求变，通常都要对原来的文学作品做出取舍和改动，电影编剧和导演如何取舍如何改动，背后其实都隐藏着电影创作者的深入思考。而很多文学名著又被不同的电影创作者多次改编，这些不同的电影版本所体现出来的电影创作者的不同趣味、不同表达以及独特个性，每每让我们生发出一种“又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的感觉。我们作为读者和观众，往往会为哪一个电影版本改得更好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对于那些两种艺术形式都没看过的朋友来说，我个人的建议，最好先读小说，充分展开自己的想象世界之后，再去看电影，收获绝对不一样。

兴奋之四：比起编剧和导演对文学作品的改编，演员、明星们对文学人物的演绎无疑更能引起大家的好奇和关注，在看完小说之后，带着悠闲而挑剔的眼光，再去评论、比较电影里的明星的表现，甚至去评论、比较不同版本的明星的表现，这给我们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

因为部分原著小说和电影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以上所呈现的，都是我们在编辑过程中非常真实的感受。我们也非常期望我们的工作能带给广大读者同样的兴奋和快乐。《奥斯卡经典文库》为您精心挑选的这些非常优秀的原著小说，完全值得您腾出一点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其中，跟随着那些精彩的文学人物走进各种各样的命运险境，去迎接那些意想不到的感动和震撼。

——北影老师 何亮

目 录

纯真年代	001
沉睡谷	121
可能成为国王的人	157
杀人者	211

The Age of Innocence



纯真年代

(美) 伊迪丝·华顿 著

导 读

伊迪斯·华顿，是一个多产风格多面的作家，想必大家对她都不陌生。她出生于美国纽约，家境优越，幼年时代随父母去过欧洲多国旅行。家庭因素和年幼丰富的经历，使她对上流社会复杂的习俗和礼仪都非常熟悉和了解，由此成就了《纯真年代》一书中对于当时社会环境及上流社会各种礼节鞭辟入里的白描和讽刺。

毫无疑问，《纯真年代》代表了作者小说创作的最高峰，同时也展现了其完美的结构技巧，尤其是通过博伏特命运浮沉这一线索与主人公爱情悲剧的主线相互映衬，使一个看似寻常的爱情故事具备了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小说在1921年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后又改编成同名电影，并荣获奥斯卡金像奖，威尼斯电影节，全球奖等多项奖项。

这其实是一个简单而隽永的爱情故事。钮兰·阿奇尔是一位出生于正宗上流社会家庭的律师；梅·伟兰是一个完美的不折不扣的遵循所有上流社会传统的年轻女子，她是阿奇尔的未婚妻，之后成为他的妻子；爱伦·奥兰思卡是梅的表姐，明明是纽约最有权势家族的成员，却与社会传统角色格格不入，她崇尚自由，待人平等，甚至差点摆脱不幸的婚姻。一方面，阿奇尔与梅有婚约，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两人的爱情堪称佳话；另一方面，阿奇尔与爱伦日久生情，心灵相通。最后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捍卫了婚姻，阿奇尔放弃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爱伦远走他乡。三个人之间的感情错综

复杂，但也引发了一些根本性的共识：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永恒不变的是责任大于感情，社会道德大于个人追求。而真正纯真的人，是那些看透一切却仍向往美好，并创造美好的人。

1

70年代初一月份的某个晚上，纽约歌剧院内克里斯汀·尼尔森正在演唱歌剧《浮士德》。

尽管早就有消息传出要新建一座歌剧院，位置在第四十街以北的远郊，其高档程度丝毫不亚于欧洲那些首都著名歌剧院，人们对此议论纷纷。但是种种原因使上流社会依然对这座颇具历史风韵的旧歌剧院情有独钟，热衷于每年冬天在它红黄两色的旧包厢里聚会。守旧派对纽约社会好奇又惧怕的“新人”不愿过分亲近，它的狭窄不便正好阻拦了他们，感性的人们迷恋它身上的历史痕迹，而绝佳的音响效果则是音乐爱好者们最看重的了。音响效果对于专门品味音乐的厅堂来说，一直都是首要问题。

那年冬天，尼尔森夫人的初次演出就是在这里进行的。赶来看她演出的人们早就被擅长说好话的日报记者冠上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称号。下过雪，街道有些滑，他们分别乘坐私人轿式马车、宽敞的家用双篷车或者档次较低却十分便

捷的布朗马车来到这里。这是马车之间体面的较量，“布朗”从未输给过私人马车，甚至听完歌剧离场时，人们更倾向于布朗马车的优越性，因为可以（姑且与民主原则开个玩笑）“捷足先登”，抢先登上等候在路边的第一辆布朗马车，就不必等待自己的车夫慢悠悠地出现在歌剧院门廊下，车夫们的鼻子无一例外地红通通，不知是寒冷还是酒精在作怪。显然，美国人离开娱乐场所比入场的时候更为迫切，这正是善于依靠直觉抓住客户心理的马车行店主的重大发现。

花园一场的帷幕刚刚升起的时候，钮兰·阿奇尔正好将包厢后门打开。这位年轻人本可以早点来，他跟母亲和妹妹七点钟的时候就一起用了晚餐，然后又在这所房子中阿奇尔太太唯一允许吸烟的书房里惬意地品了一支雪茄，书房是哥特风格的，摆放着黑色涂漆的胡桃木书橱和尖顶椅子。他没有早些赶到是有原因的。首先，阿奇尔很清楚，在纽约这种大都市里听歌剧，早到显得十分“不合宜”。合宜与否，它的重要程度关键要看所处境遇，在钮兰·阿奇尔时代的纽约，它的作用就像控制着祖先命运发展的图腾一样至关重要，让人感到神秘又惧怕。

其次，他晚到还有一些私人原因。阿奇尔会慢慢吸烟，将时间尽量拉长，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热爱艺术的人，喜欢快乐慢慢浸透的那种享受感，这个过程远比快乐真正来临时的满足更为强烈。如果是非常微妙的那种快乐，感觉则更会如此，而他的快乐大多是这样的。他对这次的歌剧寄予厚望，期盼那一刻的美妙和珍贵——呃，如果能与女主角舞台监督的时间吻合，他到场时应该正好赶上女主角一边抛撒雏菊花瓣，一边唱着“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声音婉转清澈，如同露水一般，倘若能将时间恰好卡在那个点上，那

真是再完美不过了。

显然，她唱的不是英语“He loves me”，而是意大利语“Màma！”瑞典艺术家用德语演唱法国歌剧时，必须将它翻译成意大利语，以便讲英语的听众更清楚地理解，这是音乐界一则无法改变、毋庸置疑的规定。钮兰·阿奇尔觉得这很平常，就与他遵循的生活中所有其他惯例一样理所当然，比如雷打不动的四个要求：每天梳头必须用两把梳子，梳子上面必须有镶嵌了姓名首字母的蓝色珐琅，背面必须是银质的，纽扣眼里必须插朵花（梔子花是最好的选择）才会在社交场合露面。

女主角唱道：“Màma... non màma...”用最终赢得爱情的爆发力的声音唱出“Màma”之后，把那束略显凌乱的雏菊压在自己的唇上，抬起那双大眼睛望向浮士德的脸。扮演浮士德的人叫作喀布尔，只见他脸上抹着油彩，皮肤棕黑，身材矮小，穿着一件紫色的紧身丝绒上衣，戴顶羽饰便帽，想要装出与受害者一样纯洁无辜的表情，因为装不像而显得有些滑稽。

钮兰·阿奇尔背靠包厢后壁，目光离开舞台移向了剧场对面老蔓森·明哥特夫人的包厢。老夫人不出意外地没有来听歌剧，过于肥胖的身体早已令她行动不便了，但是有社交活动时她都会派家里的年轻成员作代表出席。这次坐在包厢前排的是老夫人的女儿伟兰太太和儿媳罗弗尔·明哥特太太，两位妇人身着绸缎，后排坐着一位年轻姑娘，穿着白衣，此时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那对恋人。当尼尔森夫人一声“Màma”的颤音划破歌剧院寂寥的上空时（包厢里的人们总会在演唱雏菊时停止交谈），姑娘面颊泛红，可爱的红润从眉梢开始出发，涌向她美丽发辫的根际，穿过她散发青春气息

的胸部，最后蔓延到她薄纱礼服上别着梔子花的领线。阿奇尔注视了她很久，她戴着白色手套的指尖轻抚膝上那一大束铃兰，一直垂着眼睛望向花儿不肯抬头，给人一种害羞的感觉。他深深地吸一口气，嘴唇满意地微抿，目光又移回舞台。

布景显然花了大价钱制作，就算像阿奇尔这种熟悉巴黎和维也纳歌剧院的人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布景很美。整个布景以绿色为基调，前台至脚灯处铺着鲜绿色的画布，舞台中景底层则是与槌球游戏拱门邻接的对称小丘，覆盖着毛茸茸的绿色地衣，上面有形状似橘子树的灌木丛，却不可思议地把大朵大朵粉红和红色的玫瑰点缀其间，一株比玫瑰更大的紫罗兰从玫瑰树下的绿色地衣中拔地而起，乍一看，颇有女教友为牧师制作的花形笔擦的风味；朵朵雏菊零星地嫁接在几枝怒放的玫瑰枝头，给人一种鲁瑟·波班克^①先生的未来奇观即将出现的预兆。

在这个梦幻的花园中心，尼尔森夫人一身华丽打扮，穿着镶有淡蓝色缎子切口的白色开司米外衣，一个精致的网格拎包挂在蓝色腰带上，细棉紧身胸衣的两侧仔细地摆放着两条粗大的金黄色发辫。天之骄女总是不乏追求者，只见她低垂着眼睛倾听喀布尔毫不掩饰地热情求爱，可他一旦明里暗里用语言或者目光劝诱她走到从那座漂亮别墅右侧斜伸出来的一楼窗口时，她就会换上一脸对喀布尔的暗示不明所以懵懂无知的样子。

“亲爱的！”钮兰·阿奇尔想要叫出口，视线又移回手持铃兰的年轻姑娘身上，“她真是完全看不懂呢。”他盯着梅专心致志略显稚嫩的脸庞，心中莫名有一股拥有者的激动油然

^① 美国植物学家。

而生，其中有对自己大丈夫气概的骄傲，也有对她分外的纯洁感到敬佩。他心里想着：“我们将在一起读《浮士德》……在意大利的湖畔……”就这样毫无知觉地把自己理想的蜜月场景和文学名著里描绘的画面相重叠，作为丈夫自己应该有特权向新娘阐释名著。实际上，直到今天下午，阿奇尔才从梅·伟兰的暗示中知道她对他感觉“中意”（在纽约，未嫁少女含蓄表示答应求婚的专有名词），可是他却幻想着两人在古老欧洲某个令人心醉的地方，她依偎在他身旁，呢喃细语。迫不及待的心理使他早就将订婚戒指、订婚仪式时的亲吻，甚至婚礼上的结婚进行曲抛之脑后了。

在阿奇尔的人生计划中，绝对不希望未来的钮兰·阿奇尔太太是个做事不经大脑的人，他认为她（在他周围环境的熏陶下）应该有良好的交际能力和聪慧的头脑，能与“年轻一代”已婚妇女相处得游刃有余。既要引起男人的热情，又要欲迎还拒地不让他们得寸进尺，已经成为那些妇女普遍认可的一条不成文的习俗了。假如他能早点探索自己内心深处的虚荣感（这一点他有时几乎可以做到），他就该发现，自己一直隐隐希望妻子跟那些迷人的有夫之妇一样深谙世故，讨人喜爱。因为她们曾令他朝思暮想两年之久。当然，妻子有任何脆弱也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毕竟这一点险些让那个不幸女人的生活毁于一旦，并且把他整个冬天的计划弄得一团糟。

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冰与火的奇迹如何创造，并且让他们在这严酷的世界坚持下去，这从不在阿奇尔的考虑范围内，反正不用花他时间去分析，正好乐得清闲地接受这些观点，同为男人，他自然也知道坐在俱乐部其他包厢里的男士们也存有这份心思。他们看起来仪表堂堂，头发梳得光亮，穿着白背心，扣眼里也整齐地别了鲜花，友好地与自己打招呼，

然后拿望远镜瞄准了这一制度造就出来的女人们，并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她们。钮兰·阿奇尔向来是自信的，在艺术文化方面，他总认为自己比这些老纽约的贵族男士略胜一筹，或许是因为他见过世面，以至于在阅读和思考上不像这些人一样过于狭隘。一双筷子易折断，十双筷子抱成团，单独来看，他们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缺点，但总体来说，他们却是“纽约”的代表，男性理应上下一心的惯例使他对那些所谓道德的原则不得不接受。阿奇尔本能地感觉到：倘若他在这个问题上标新立异，那纯属自找麻烦，并且这个麻烦还比较棘手。

“噢，我的天！”劳伦斯·莱弗茨喊道，望远镜猛地被他从舞台方向移开。在纽约的“礼仪”这一问题上花费最多时间去研究的人大概就是莱弗茨，关于他是这方面最高权威的说法并不是空穴来风。他之所以能够胜任这一角色，只从他对这复杂诱人课题研究的行为本身去说明是远远不够的。只需看他一眼，就能够发现他身上任何地方都表现着权威二字，稍秃前额的斜坡、漂亮金黄的胡髭曲线、消瘦优雅的身材以及穿在脚上的长筒亮漆皮靴，这种得天独厚的气场与毫不做作的穿着已经足够让他与众不同了，况且他还能做到在任何场合谈吐幽默举止优雅。就像一位年轻景仰者谈论他时说道：“假如有谁可以告诉你晚礼服搭配黑领带在什么场合适宜，在什么场合不适宜，那么不要怀疑，这个人必定是劳伦斯·莱弗茨。”至于浅口无带皮鞋和系带黑漆皮鞋分别应该在什么情况下穿，人们也从未质疑过他的权威。

“真让我难以置信！”说罢，他将望远镜默默地递给老希勒顿·杰克逊。

钮兰·阿奇尔顺着莱弗茨的目光望去，惊诧地发现使他